

風雲際會袁世凱 (三)

王 成 聖

六大條件奪權逼錢

(三) 凱世袁會際雲風

宣統三年(一九一一年)歲次辛亥八月十九(十月十日)武昌首義，湖廣總督瑞澂、第八鎮統制張彪棄職而逃，消息傳到北京，清廷一片大亂。盡攪兵權的載澧、載濤、載洵沒有一個敢於領兵赴援，担当方面。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深恐調度不動袁世凱一手編練的北洋新軍。蔭昌是陸軍大臣，地位略同於今之國防部長，他根本不是帶兵打仗的材料，起用他的原因厥在他是袁世凱的與黨，和北洋將領又頗有淵源。但是在那種星移斗換的重大關頭，袁世凱又何能顧念好友而放棄他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。所以他口授馮國璋：「慢慢走，等等看」六字真言，蔭昌在北京城裏調兵遣將便有行不得也之苦，一鎮二混協都調不動，三天之內革命軍却已盡克武漢三鎮。奕劻一看他替袁世凱效力的機會來了，奏請起用袁世凱，會同蔭昌調遣各軍迅往武漢「平亂」。載澧先已慌了手脚，蔭昌兵馬遲遲不發更使他愈加熱鍋螞

蟻，內心裏雖然不願袁世凱就此東山再起，但為形勢所逼，只得無可奈何的吃下這一劑苦藥。辛亥八月二十三，武昌首義三天後下詔：「湖廣總督着袁世凱補授，並督辦剿撫事宜。蔭昌、薩鎮冰所統水陸各軍，着由會同調遣。」

救兵如救火，清廷起用袁世凱的詔旨甫下，北洋新軍陸續開拔，八月二十四日，第六鎮統帶官(團長)馬繼增，率領他的第二十二標進抵市郊江岸，這是袁世凱在給載澧一點顏色看，有以證明北洋新軍只聽他一個人的指揮。但是部隊南開並不表示他們真正會出力打仗，因為袁世凱按照預定步驟還在跟清廷拿贖，他以「足疾未痊，難肩重任」為詞，拒不出山，等於當面攔了載澧一記耳光，當年載澧逐袁硬派足疾，如今正好以此回敬。這並不是袁世凱在賭氣洩憤，而是與他的全盤謀略有關，革命軍聲勢固盛，却是實力未充，必須漏子撓得大些，袁世凱始可挾革命軍以脅清廷。另一方面，也是袁世凱對載澧的一種心理作戰，載澧越慌越亂，對他愈加有利。此所以

二十六日蔭昌進駐信陽，北洋軍分段抵漢。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楚有等十一艦艇停泊武漢江心，自二十六日至三十日，漢口雖有戰事，但都是張彪殘兵，北來豫軍，聯合海軍艦艇，和革命軍之間的小接觸而已，五天之內清軍五戰五敗，二十八日黎元洪親率敢死隊一千五百名，拂曉攻擊劉家廟，居然奪獲大批槍械彈藥，連清軍艦艇都為之避往下流，正是北洋軍按兵不動之故。

袁世凱拒不出山，清廷權貴心慌意亂。由奕劻授意載澧，請徐世昌到滬上促駕，袁徐密談，徐世昌回北京時，便代袁世凱提出了下列六項條件：

- 一、明年即開國會。
- 二、組織責任內閣。
- 三、寬容參加此次事變者。
- 四、解除黨禁。
- 五、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暨關於軍隊編制之全權。
- 六、須昇以充足之軍費。



前清光緒三十一年(一九〇五)秋九月北洋新軍在直隸河間府舉會行簡派陸
軍部尚書鐵良(前排左起第三人)北洋大臣袁凱(前排右起第三人)親臨檢閱圖
為袁凱及鐵良與北洋新軍統領合影。前排右起第一人言敦源，第二人曹錕，中
排右起第二人段祺瑞(王梓良先生提供)。

逐條分析，則第三、四條在於向革命黨送秋波，第一、二、五、六條在向清廷奪兵權，逼錢，限期交出政權，真是比任何哀的美敦書都要厲害。因此，載灃獲悉條件，煞費躊躇，他要是答應了袁世凱的六條件，大清帝國也就等於名存實亡，而且還有無窮的後患。但是，形勢逼人，廢昌在清廷一再催逼之下，硬起頭皮從信陽進抵孝感，北洋新軍還是不肯聽從他的指揮。因而使廢昌在孝感受憂急交併，進退維谷。而武昌義旗既舉，各地紛起響應，二十四日黃州光復，二十六日沔陽舉義，九月初一長沙、西安反正，初四革命黨人李沛基刺殺廣州將軍鳳山，於是到了九月初五，清廷不得不採取

緊急措施，調廢昌回京，以馮國璋統第一軍，段祺瑞統第二軍，同日下詔：

「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，所有已經出發之海陸軍，長江水師，及此後調遣之軍隊，統歸該大臣節制，各督撫隨時會同計劃，及攻剿一切事宜，悉聽袁世凱，相機辦理。此次湖北軍務，軍諮府，陸軍部不為遙制，以一事權。」

欽差大臣內閣總理

清廷授袁世凱欽差大臣，節制各軍了，北洋新軍立刻出動。九月初六，攻陷漢口大智門，初八，肅清平漢沿線民軍，馮國璋抵達漢口，自初九起縱火焚燒民房，歷時三天三夜，將漢口市區燒成一片焦土，十一日攻陷漢口，革命軍退保漢陽、武昌。

漢口打下來了，袁世凱却仍安居滬上，遲遲不肯動身，在這一段時期，清廷却又變生肘腋，幾於兵臨城下。九月初八，山西獨立，駐灤州的二十三鎮統制張紹曾，協統藍天蔚等電促立憲，削除皇室特權，組織責任內閣，直把載灃等人嚇得魂飛天外，初九，傳令嘉獎張紹曾等人，下詔准許革命黨人依法組黨，釋放謀刺載灃的革命黨人汪兆銘、黃復生，命資政院起草憲法。到這時候，載灃等人方知不答應袁世凱的六條件是不行的了，於是，九月十一，袁世凱啟程南下，到孝感視師。第二天，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。十三日公佈憲法信條十九款，隆裕太后命錫良為熱河都統，清廷準備遷都熱河。這一下袁世凱不能不開始動作了，他立刻電奏阻止，免得

清廷開溜，焚熟的鴨子又飛了。九月十七日，袁世凱密令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（旅長）周符麟，包圍石家莊正太車站，刺殺第六鎮統制，時已被推舉為革命軍燕晉聯軍大都督的吳祿貞，同時授意清廷，賞張紹曾侍郎銜，授宣撫大臣，派赴長江一帶宣撫「朝廷德意」，他用陰狠毒辣兼而有之的手段將北方革命勢力一舉廓清，方始在數度假惺惺的推辭以後，率領大批衛隊，入京就職。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九月二十三日，袁世凱入京。第一件事，便是打電話給剛剛宣布獨立，被舉為臨時都督的山東巡撫孫寶琦，嚴詞責問，嚇得孫寶琦力陳他是受人脅迫，不得已，旋竟於十月初十出爾反爾，宣告取銷獨立。二十五日袁世凱入覲，二十六日發表清代空前絕後的漢人組閣閣員名單如次：

外務大臣	梁敦彥	副大臣	胡惟德
民政大臣	趙秉鈞	副大臣	烏 珍
度支大臣	嚴 修	副大臣	陳錦濤
陸軍大臣	王士珍	副大臣	田文烈
海軍大臣	薩鎮冰	副大臣	譚學衡
學部大臣	唐景崇	副大臣	楊 度
法部大臣	沈家本	副大臣	梁啟超
郵傳大臣	唐紹儀	副大臣	梁如浩
農工商大臣	張 謇	副大臣	熊 彥
理藩大臣	達 壽	副大臣	榮 熙

袁內閣的最大特色，厥在兼容並蓄，網羅各方人才，獨將宗室親貴，屏諸於外。不過，這份名單畢竟也是袁世凱一廂情願開出來的。因此，梁敦彥、梁啟超、嚴修、薩鎮冰、張謇、陳錦濤

、楊度，乃至王士珍、唐紹儀全部沒有就職。而且，此一袁內閣的命運，前後僅祇一個月另十七天而已。因為，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，改是日為陽曆元旦，在法理上來說，袁世凱內閣根本就不能存在了。

袁世凱得天下的手段，原是挾革命軍以脅清廷，挾清廷以脅清廷。袁內閣的最高任務，也就在於如何逼宮，如何跟革命軍討價還價。民元前後的袁世凱，有如一尾八足章魚，向四面八方伸出他的觸角。對革命軍方面，則以唐紹儀為代表，嚴修、楊士琦為參贊，前往上海，與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展開南北議和。命楊度和汪兆銘合組國事共濟會，並且向革命黨大送秋波的說：

「本人一向傾心共和，只要時機一到，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」

另一方面，袁世凱又密令第一軍統馮國璋，盡出精銳，發動猛攻，而在十月初七擊敗黃興，佔領漢陽，向革命黨人士顯露一下北洋新軍的威力。

丁字街口誤中副車

南北和議進行到十一月初十，舉行第三次會議，唐紹儀、伍廷芳業已獲致秘密協議：只要袁世凱能够促使清帝退位，擁護中華民國，贊成共和，革命政府同意由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。同時，還有下列三項可以發表公報的雙方協議，是即為：

一、開國民會議，解決國體問題。從多數取決，決定以後，雙方均須依從。

二、國民會議未解決國體問題以前，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定之洋款，亦不得再向外國借款。

三、自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，所有晉、陝、鄂、皖、蘇等處之清兵，限五日之內，退出原駐地一百里以外。祇留巡警保衛地方，民軍不得進佔，以免衝突。俟於五日之內，商妥罷兵條款後，按照所定條款辦理。其魯、豫等處，民軍已經佔領之地方，清軍不得來攻，民軍亦不得進取他處。

孫中山先生於辛亥年十一月初六自國外返抵上海，初十，由臨時總統選舉會之十七省代表投票，孫中山先生以十六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總統。次日，中山先生即致電袁世凱，說明經過，並敦促袁世凱早定大計，全文如下：

「北京袁總理鑒：文前日抵滬，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任相屬。問其理由，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，行動非常困難，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必要之條件。文既審艱虞，義不容辭，祇得暫時担任。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，即知億兆屬望。而目前之地位，尚不能不引嫌自避。故文雖暫時承乏，而虛位以待之心，終可大白於將來。望早定大計，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。」

電文中曾兩度強調「暫時」二字，尚且表明了是在「虛位以待」，具見中山先生謀國之忠，待袁之誠。

但是袁世凱却對孫中山先生的一片誠意不加信任，他誤以為南方故意破壞秘密協議，十一月十三日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職，袁世凱在十四日



民國元年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之日袁世凱(中)
與美國公使等在總統府合影

便致電唐紹儀，指責他行動越權，唐紹儀立即引咎辭職，袁又電請伍廷芳北上和他直接談判，伍則促袁南下。一推再推，南北議和宣告停頓，袁世凱爲挽回大局，決心採取行動，令段祺瑞、馮國璋、段芝貴聯絡清軍將校四十餘人，電請內閣代奏，請維持君憲，反對共和。再將電文轉知伍廷芳，揚言倘如南方必欲採行共和政體，袁必「誓死抵抗。」

然後，袁世凱又令張勳破壞停戰協定，率部進犯固鎮。張勳爲粵軍姚雨平所敗，再犯南宿州，又遭敗績。反使張勳放棄徐州戰略重地，逃往濟南，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越來越鞏固了。

早在宣統三年(一九一一年)十月十七日，中國同盟會在北京成立京津津支部。自此以後革命同志即在北京附近前仆後繼，一再舉事。十月初九同盟會同志分五路進攻北京城，袁世凱先已有所聞，乃命楊度往洽，僞稱袁極同情革命，屆期將派長子袁克定率三千人馬來迎，裏應外合，共克北京。到時候果見一支人馬開來，英勇同志不知是計，還以爲袁、楊言而有信，詎料清軍臨近立刻開槍射擊，同志陳雄、李漢傑、高新等猝不及防，當場罹難。

十一月十四，濰州二十鎮管帶(營長)施從雲、王金銘等發動濰州起義，也是由袁世凱派王懷慶、曹錕引兵擊敗，施、王壯烈成仁。革命同志再接再厲，決心誅彼

元惡袁世凱。民國元年元月十五日(陽曆，後同)，革命同志分作三隊，在東華門丁家街謀刺，當袁世凱盛大儀從經過三義茶居時，張先培居高臨下，拋出炸彈，詎料誤中副車，袁世凱所乘馬車狂奔逃脫。革命同志張先培、黃之萌、楊禹昌三人被捕處死。

民國總統洪憲皇帝

這一次袁世凱遇刺，反倒幫了他的忙。起先清廷宗室親貴一致痛罵：袁世凱私通民軍，至此袁世凱自己也險些喪生，從而封住了他們的嘴了。同時，革命黨已潛入京師的謠言滿天飛，宗室親貴人人自危。隆裕、載灃更是嚇得六神無主。清廷對袁優禮慰勉，並授一等侯爵。袁世凱則以此口實閉門不出，把催迫清帝遜位的重大責任，交給民政大臣趙秉鈞、外務大臣胡惟德、和新任郵傳大臣梁士詒。元月十九日胡惟德等聯名入奏：「人心已去，請速頒共和」。二十二日中山先生命伍廷芳轉達袁世凱，一旦清帝遜位，袁世凱贊成共和，中山先生將辭總統職，由袁繼任。獲得此一保證，袁世凱便不再遷延時日，由他發蹤指示，二十六日便是霹靂一聲，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，奏請清帝退位，實行共和。至此，隆裕、載灃方知大勢已去，只好忍痛答應袁世凱，決心退位「保全性命」。經由清廷與趙秉鈞商妥優待皇室，伍廷芳電覆袁世凱南方革命政府同意的優待清室條件後，二月十二日，宣統下退位詔(註)。翌日，二月十三，中山先生實踐諾言，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，舉袁世凱自代。十四

日參議院就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。大盜移國，袁世凱的目的全部達到了。

然而，就任民國臨時總統，還只是袁世凱勃勃雄心的一部份，他的終極目標，乃在於當皇帝，建立「萬世一家」的家天下。此所以，清帝遜位，五族共和。中華民國却始終都在阨陁不安之中。先是，袁世凱拒絕南下就職，為表示北方非他鎮守不可，鬧出了北京兵變，焚燒劫掠的咄咄怪事。及至他在北京就職了，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三月十二日，又賄買凶手，暗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，由而激起癸丑二次革命，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，袁世凱為了當正式總統，爭取世界各國承認，乃提名熊希齡為內閣總理，組織所謂名流內閣，他以名流內閣為幌子，肆無畏懼，威逼國會，選他為正式總統，袁世凱當選正式總統後，熊希齡內閣組成不到一個月，他便棄之如敝屣。於是悍然解散國民黨，命令停止參眾兩院開會，毀棄約法，迫使國會在無形中被消滅，由此熊希齡知難而退，達成袁世凱的獨裁統治。袁世凱的奸雄面目，昭然若揭。與論責他一手持利刃，一手挾金錢，排除異己，培植個人勢力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他以為時機業已成熟，乃唆使楊度、孫毓筠、李燮和、段復、劉師培、胡瑛發起籌安會，積極籌備洪憲登基，決定於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登極，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。詎料中山先生洞燭其奸，一驛號召，國人羣起討袁。唐繼堯、蔡鍔、李烈鈞起護國軍於雲南，旗旗直指川湘桂粵。唐繼堯、岑春煊、梁啟超組軍務院，貴州、廣西、廣東、浙江、湖南、陝西、四川相繼宣

告獨立。北洋諸將自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馮國璋以次無不離心離德，人人唾棄袁世凱，遂使此一代梟雄憂憤交集，焦頭爛額，勉力掙扎到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初，袁世凱前敵敗耗頻傳，沅辰不守，敘瀘又陷，戰雲萬里，舉國騷擾，岌岌之勢，猶未終日，尤其各省相率宣告獨立以後，各項稅收全部歸諸地方，袁世凱政府左支右絀，財政困難達於極點。漸至糧餉無着，軍心渙散。各國駐華使節早已調知袁世凱必敗無疑，迭次發表聲明，指出帝制戰爭實係意外之變，應由袁世凱負一切責任。內外交相聲討，使袁世凱為之大懼。

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宣佈取消帝制，屏棄洪憲年號，以段祺瑞為參謀總長，但仍戀棧總統職位。千方百計的拖到五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凱的最後一個希望宣告破滅，一向事袁最忠的四川將軍陳宦，發表通電，痛責袁世凱所謂退位云云，決非出於誠意。因此，「項城（指袁世凱）先自絕於川，宦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，自今日始，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。」

袁世凱接獲陳宦通電，草草的將電文讀了一遍。當下便如中雷殛，往後便倒。一陣暈絕過後，悠悠醒轉，一張臉滾燙有如火灼，他向左右一聲長嘆的道：

「人心大變，大事不可爲了！」

袁世凱就此尿毒症發，臥床不起，延至六月六日，羣醫束手，藥石罔效，易簀之際，他命人往請四位北洋首要——相國徐世昌、北洋之龍王士珍、北洋之虎、當年最有實力的繼承人段祺瑞，還有前河南督軍、表弟張鎮芳。四人到齊，袁

世凱的妻妾子女之中，只有長子袁克定隨侍在側。

金匱石室三副鑰匙

徐、段、王、張四人之中，除張鎮芳之外，全是反對袁世凱倒行逆施，洪憲稱帝的。但是眼見袁世凱奄奄一息，永訣在即。回首前塵往事，自亦不禁為之茫然，徐世昌掛着牽強的笑容安慰他道：

「請不必心焦，靜養幾天自然會好。」

袁世凱兩眼呆滯，黯淡無光，他吃力的搖了搖頭，意思是說：「我不行了」。徐世昌唯恐錯過了這臨終遺言，便硬起心腸問道：

「祇不過，萬一有所不測的話，您……您總還有什麼吩咐？」袁世凱喘動嘴唇，艱難的答了兩個字：

「約……約法。」

風傳當年袁世凱洪憲稱帝，是出自他長子袁克定的慫恿。袁世凱的臨終遺言只有「約法」二字，究竟是舊約法，還是新約法呢？倘若按照舊約法決定袁世凱的繼任人選，那就要輪到副總統黎元洪了。黎元洪不但是北洋人物，而且還曾為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俘虜。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十二月二十日，正是段祺瑞奉袁世凱之命，取代黎元洪湖北都督的兼職，由段祺瑞親詣武昌，硬把黎元洪架到北京，成為袁世凱的政治俘虜的。段祺瑞由而一向輕視黎元洪，在袁克定想來，段祺瑞決不會做黎元洪的後盾，擁他繼任大總統。因此，他一聽到袁世凱提起「約法」便忙不迭

的提醒他說：

「是金匱石室嗎？」

這時候，袁世凱已經說不出話來了。他祇是微微的點了點頭。

這一點頭，無異表示袁世凱是要遵照新約法決定他的繼任人選了。新約法的規定，乃是做做前清建儲制度，由袁世凱在生前寫好他心目中繼任者的名字，藏諸金匱石室裏。

這金匱石室上的鎖，配有三副鑰匙，分別交由大總統、國務總理和參議院長各執其中之一，而那一把鎖却必須兩副鑰匙才能打開，用意即在防止三人中任何一人營私舞弊。——袁克定曾經親眼目親袁世凱一次寫好三位繼承者的名字，按照次序是黎元洪、袁克定、徐世昌。袁克定確曾為之私心竊喜，因為，如所週知，段祺瑞素不喜黎。袁世凱死後，段祺瑞便是北洋系第一號權力人物，他不擁黎元洪，袁世凱的繼任者就會是袁克定了。

蓋棺論定民國罪人

袁世凱即將一瞑不視，徐世昌忙命法國醫生來給他打一針強心劑，打針以後袁世凱神志略旺，其實那是迴光返照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六月六日凌晨三時，袁世凱陷於昏迷狀態，他斷斷續續的說了五十八年間浮沉人海的最後一句話：

「他害了我。」

就此兩脚一伸，辭離人間，得年五十九歲。袁死，家屬舉哀，託孤寄命的徐世昌、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張鎮芳在一片號哭聲中選得籌商大

計，決定由誰繼任。段、王、張一致主張，請徐世昌徐相國先抒高見。徐世昌便由衷嗚呼，佈露心臆的說：

「目前南方獨立，收拾時局極難。依我看，綜合新舊兩約法，仍以推舉副總統黎元洪繼任，比較妥當。」

話一出口，他又發覺段祺瑞的神色不對，老謀深算的徐世昌，馬上就改口說道：

「不過，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，究竟如何是好，還請段總理見示。」

段祺瑞深思長考，足達十分鐘之久。可以說他是北政府最長的十分鐘，因為段祺瑞實權在握，他一開口就要決定北政府的未來命運。擁黎、舉袁克定，或者是乾脆自己袍笏登場，甚或是抬出北洋相國徐世昌，取捨就在他這一念之間。眾人屏息等候段祺瑞表明態度，十分鐘後，但見段祺瑞終於做了個決斷，他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我沒有意見，相國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。」

徐世昌和張鎮芳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頗有如釋重負的意味。袁克定的神色則顯得有些不太自然，因為段祺瑞一言為決，使他的美夢迅即破滅。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已成定局。

事後，金匱石室的那一把鎖被打開了，北洋首要同看袁世凱親筆所寫的繼承者名單。袁克定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——原來，當袁世凱病革之際，他又把那份名單換了，去掉袁克定，添上段祺瑞。繼承者名單依序排列，改成了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。

民國罪人袁世凱臨終之前還戀戀於他遊戲人間的狡獪伎倆，金匱石室之事是其一。其二則為最後一句遺言：「他害了我。」這個「他」是誰？是德遜他稱帝的袁克定，還是在他有意稱帝以後離心離德，不惜破臉杯葛的北洋三傑，北洋相國，還是袁父袁母，袁師袁友？全都無法查考，無從論斷，形成一個永遠無法猜出的謎。也許，袁世凱正是想把他一生的功過是非，隱藏在這個謎裡。

其三，厥為袁世凱死後，從他書桌抽屜裡找出來的一副自輓聯，文曰：

為日本去一大敵；

看中國再造共和！

袁世凱一向親日，為了爭取日本支持他當皇帝，不惜簽訂賣國求榮的二十一條，使袁世凱承諾之期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成為國恥紀念日。袁世凱一生最大詭病之處莫過於此。如此，一旦袁世凱果真演出洪憲醜劇，第一個扯他後腿，幫他倒忙的列強偏就是日本。試看護國軍蔡鍔之逃出北京，首義昆明。脫離虎口的第一站便在日本國境，及至以功成名就，喉疾嚴重，也是馳往日本福岡就醫，而歿於斯的。無可否認，袁世凱之於日本朝野出爾反爾，落井下石。當然是滿腹悱怨，脚恨於心。此所以，倘若筆者也有資格為袁世凱作蓋棺之論，那麼，筆者願將袁世凱自輓聯首二字對調一下，改為：

看日本去一大敵？

為中國再造共和！

如斯而已。

(註) 遜位詔係由袁世凱的老師張謇所起草，袁世凱在原稿之上，加添一段文字：「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。」

袁世凱之所以加這一段文字是準備清帝遜位以後，倘若「民軍」不選舉他為臨時大總統，他便根據詔書上的這一句話，自己在北京另組一個「臨時共和政府」，與南京的

臨時政府對抗。遜位詔書的全文是：

「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：前因民軍起事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，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，公決政體。兩月以來，尚無確實辦法。南北陰隔，彼此相持，商榷於道，士露於野，徒以國體一日不決，民生一日不安。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，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。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，拂億兆之好惡？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

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。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乂安，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，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少閒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郵治之告成，豈不懿歎！」

西 笑 錄

張 振 玉 輯

巧妙的答話

一位父親有一對雙胞胎的女兒，都是八歲。路人常常摩一摩兩個小女孩的頭，向這一位父親問道：「她倆是雙胞胎吧？」

這位父親回答得厭煩了。於是回答說，「不是，我有兩個太太。」

機會難得

露茜的朋友海倫夫人有三個淘氣的孩子。一天露茜順道往訪，海倫夫人正同三個寶貝玩

「牛仔與紅蕃」，兒子用槍描準了他母親海倫夫人，嘴裏喊了一聲「哪！」海倫夫人就軟倒在地板上，癱軟做一堆。她躺在地上一直不起來，露茜趕緊過去看她是否受了傷。露茜很擔心，傾身低頭看她時。她睜開一個眼睛嘆了口氣，低聲說，「別做聲，我常常這樣，只有這樣我才找到機會歇息一會兒。」

嬰兒警車

在紐約一個擁擠的街道上，新近有一個警

察用一輛嬰兒車推着一個嬰兒，往警察局走。他聽見一個小男孩喊道：「這個小娃兒犯了什麼罪了？」

捨本逐末

在女童子軍醫護課堂上，教官提出二個問題來。「若有小孩子吞下一把屋門的鎖匙，你怎麼辦？」

一個小女孩兒立刻回答說：「那我從窗子爬進去。」